

居為害滋甚遂廢農桑內外克懼郡臣奏請禳災生曰野獸
飢則食人飽當自止終不能累年為患也天豈不子愛郡生而
年年降罰正以百姓犯罪不已將助朕專殺而施刑教故耳但
勿犯罪何為怨天而尤人哉

不義

不有人倫之義者

聲伯奪妹 左傳

魯成公十一年魯聲伯之母不聘穆姜曰吾不以妾為姘生聲伯
而出之嫁於齊管子奚生一子而寡以歸聲伯聲伯以其外弟
為大夫而嫁其外妹於施季叔卻孿來聘求婦於聲伯聲伯奪
施氏婦以與之婦人曰鳥獸猶不失儷子將若何曰吾不取死
亡婦人遂行生二子於卻氏卻氏亡晉人歸之施氏施氏逆諸

河沈其二子婦人怒曰已不能庇其仇儷而亡之又不能字人
之孫而殺之將何以終遂誓施氏

范中行取敗 左傳

魯定公十三年冬十一月荀躒韓不信魏曼多奉晉定公以伐
范氏中行氏弗克二子將伐公齊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晉唯
伐若為不可民弗與也我以伐君在此夫三家未睦可盡克也克之
君將誰與若先伐君是使睦也弗聽遂伐公國人助公二子敗
從而伐之

黃允黜妻 後漢

黃允字子艾以儁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絕人之才足
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後司徒袁隗欲為從女求婚
見允而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

姑曰今當見弃方與黃氏長離乞一會親屬以長離訣之情於是大具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懷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寔於時

道固兄逼母致饑北史

崔道固宋孝武時為宋諸王參軍被遣青州募人長史以下並詣道固道固諸兄等逼其所生自致酒炙於客前道固怒為起接取謂客曰家無人力老親自執劬勞諸客皆知其兄所作咸拜其母母謂道固曰我賤不足以報貴賓汝宜答拜諸客皆歎美道固母子賤其諸兄

兄弟爭爵北史

陸定國魏獻文時封東郡王初娶河東柳氏生子安保後娶范陽盧度世女生所之二室俱為舊族而嫡妾不分定國亡後

兩子爭寵父爵僕射李冲有寵於時與度世子伯源婚親相好冲遂左右助之所之由是承爵尚主職位赫奕安保沈廢貧賤不免飢寒

齊文襄如文宣后服北史

齊文襄見弟文宣后李氏色美每預宴會容貌遠過於己后文襄彌不平為帝每為后私營服翫小佳文襄即令逼取后恚有時未與帝笑曰此物猶應可求兄須何容怯文襄或愧而不取便恭受亦無飾讓

薛琰信淫婦出棄前妻子北史

薛琰齊文宣帝時久在省闈明閑簿領當官剖斷敏速如流然天性險忌情義不篤外若方格內實浮動受納貨賄曲理舞法深文刻薄多所傷害人士畏惡之魏東平王元匡妻張氏淫

逸放恣取初與姦通後納以為婦惑其讒言遂棄前妻于氏不認其子允家人內忿競相告列深為世所譏鄙

閩王鱗兄弟相殘五代史

閩王鱗審知次子也唐明宗時拜鱗節度使累加檢校太師中書令封閩王初延稟與鱗之謀殺延翰也延稟之兵先至已執延翰而殺之明日鱗兵始至延稟自以養子推鱗而立之延稟還達州鱗賤于郊延稟臨訣謂鱗曰善繼先志母煩老兄復來鱗街之長興二年延稟率兵擊鱗攻其西門使其子繼雄轉海攻其南門鱗遣王仁達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信之登舟伏兵發刺殺之梟其首西門其兵見之比皆潰去延稟見執鱗謂之曰子不能繼先志果煩老兄復來延稟不能對遂殺之

不孝

不事父母者

許太子止不嘗藥左傳

昭公十九年夏許悼公癰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番春秋書曰弑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

吳起母喪不歸事文類聚

吳起出衛國門與其母訣鬻臂而盟曰起不為卿相不復入衛頃之其母死起終不歸後仕衛為西河守

常山太子不修子職前漢

常山憲王舜景帝子也初憲王有不愛姬生長男棧棧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修生太子勃王內多幸姬王后稀得幸及憲王疾甚諸幸姬侍病王后以妬媚不常在輒歸舍醫

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疾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
憲王雅不以稅為子數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分稅
財皆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怒王后及太子漢使者視
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舍太子
勃私茹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載馳環城過市入獄視囚天子
遣大行憲驗問逮諸證者王又匿之吏求捕勃使人致擊笞掠
擅出漢所疑囚有司請誅勃及憲王后修上曰修素無行使稅
陷之罪勃無良師傅不致致誅有司請廢勿至彼王勃以家屬處
房陵上許之

子業母病不視南史

宋孝武后疾篤遣呼子業子業曰病人間多鬼可畏那可往
台廷語侍者曰將刀來破我腹那得生寧養兒及太

日子業夢太后謂曰汝不仁不孝本無人君之相子尚愚信
此亦非運祚所及孝武險虐滅道怨結人神兒子雖多並無
天命大命所歸應還文帝之子故子業聚諸叔都下慮在外為
患

朱緒奪母食噎死南史

齊武帝時蕭敞明字景濟于時林陵朱緒無行母病積年忽
思菽羹緒妻到市買菽為羹欲奉母緒曰病復安能食先嘗
之遂併食盡母怒曰我病欲此羹汝何心併啖盡天若有知當
令汝噎死緒便聞心中介然即利血明日而死敞明聞之大
悲慟不食積日問緒尸在何處欲手自戮之既而曰洿吾及乃止

宋光宗畏后不朝父宋史

宋光宗久不朝太上中外疑駭紹熙四年九月重明節宰執侍

從臺諫連章請帝過宮給事中謝深甫言父子至親天理昭然太上之愛陛下亦猶陛下之愛嘉王太上春秋高千秋萬歲後陛下何以見天下帝感悟趣命駕朝重華宮是日百官班立俟帝出至御屏李后挽留帝入曰天寒官家且飲酒百僚侍衛相顧莫敢言中書舍人陳傅良引帝裾請母入因至屏後后叱曰此何地爾秀才欲斫頭邪傅良下殿慟哭后復使人問曰此何理也傅良曰子諫父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后益怒遂傳旨罷還宮

宋光宗懷諫不朝壽皇宋史

宋光宗紹熙五年四月將幸玉津園羅無請先過重華又奏曰陛下為壽皇子四十餘年一無閒言止緣初郊違豫壽皇嘗至南內督過左右之人自此說閒遂生愛疑以臣觀之壽皇與天

下相忘久矣今大臣同心輔政百執事奉法循理宗室戚里二軍萬姓皆無貳志設有離間誅之不疑乃若深居不出文辭于道衆口謗讟禍患將作不可以不慮上曰卿等可為朕調護之黃裳對曰父子之親何俟調護點曰陛下出即當釋然上猶未行點乃率講官言之上曰朕心未嘗不思壽皇對曰陛下久闕定省雖有此心何以自白乎及壽皇不豫點又隨宰執班進諫閤門吏止之點叱之而入上拂衣起宰執引上裾點亟前泣奏曰壽皇疾勢已危不及今一見後悔何及群臣隨上入至福寧殿內侍闔門衆慟哭而退越三日點隨宰執班起居詔獨引點入點奏前日迫切獻忠舉措失禮陛下赦而不誅然引裾亦故事也上曰引裾可也何得輒入官禁乎點引辛毗事以謝且言壽皇止有一子既付神器惟恐見之不速耳壽皇崩點請上奔

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必與侍從列奏諫請帝
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車而奏疏重華上書嘉
于及面對口奏不預為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黃受健曰父子之歸向則難離自聖不可不謂聖德之
道眾口鑿鑿斷無外計不可不慮士曰慨華可為類臨
軍萬劫皆無遺志若亦輜間藉之不疑已亦深矣不出
不昧亦又笑今大百向以神如百辟奉表於野宗宗海軍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已事君者

李舜舉斷衣作奏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
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
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
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
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

喪許而不出拜遺詔於重華宮前必與侍從列奏諫請帝
過宮者凡三十五疏自上奏者又十六車而奏疏重華上書嘉
于及面對口奏不預為寧宗嗣位人心始定

黃受健曰父子之歸向則難離自聖不可不謂聖德之
道眾口鑿鑿斷無非計不可不慮士曰慨華可為類臨
軍萬劫皆無遺志若亦輟間藉之不疑已亦深矣不出
不昧其文矣今大司馬以神如百辟奉表以野宗宗海軍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四十三

宦者門

忠正

正心盡已事君者

李舜舉斷衣作奏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宋太宗時領文州刺史進內侍押班制置入奏
事退詣中書王珪迎勞之曰朝廷以邊事屬押班及李留後無
西顧之憂矣舜舉曰四郊多壘此卿大夫之辱相公當國而以
邊事屬二內臣可乎內臣正宜供禁庭洒掃之職豈可當將帥
之任聞者代珪慚焉轉嘉州團練使沈括城永樂遣舜舉計議

被圍急斷衣襟作奏曰臣死無所恨願朝廷勿輕此賊尋以死
聞贈昭信軍節度使謚曰忠敏

成章直言見譖宋史

邵成章欽宗朝內侍也帝入青城命成章衛皇太子赴宣德門
稱制行事太子北去成章留于汴康王將即位元祐太后遣成
章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群盜
起山東黃潛善汪伯彥匿不以聞及張遇焚真州去行在六十
里帝亦不之知也成章上疏條具潛善伯彥之罪曰必誤國且
申潛善等使聞之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
緣上書得罪今是何時以言為諱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
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
州

忠直

盡心切直事君者

呂強疏諫見納後漢

呂強字漢盛少以宦者為黃門再遷中常侍為人清忠奉公
靈帝時例封宦者以強為都鄉侯強辭讓懇惻固不敢當帝乃
聽之因上疏陳事帝知其忠而不能用時帝多稽私藏收天下
之珍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強上疏諫曰天下之
財莫不生之陰陽歸之陛下豈有公私書奏不省中平元年黃
巾賊起帝問強所宜施行強欲先誅左右貪濁者大赦黨人料
簡刺史二千石能否帝納之乃先赦黨人於是諸常侍人人求
退又各自徵還宗親子弟在州郡者

士良諫不可立陳氏女宋史

閭士良文應之子也為內殿崇班始楊高二美人之出宮也左
右引陳氏女入宮父號陳子城楊太后嘗許以為后宋綬不可
王曾呂夷簡蔡齊相繼論諫陳氏女將進御士良聞之遽見仁
宗仁宗披百葉擇日士良曰陛下閱此豈非欲納陳氏女為后
邪仁宗曰然士良曰子城使大臣家奴僕官名也陛下納其女
為后無乃不可乎仁宗遽命出之

忠誠

盡心誠意事君者

勃鞞以呂卻之亂告公

國語

晉獻公使寺人勃鞞伐公子蒲城文公踰垣勃鞞斬其袿及入
勃鞞求見公辭焉曰驪姬之讒爾射余於屏內困余於蒲城斬
余衣袿又為惠公從余於涓濱命曰三日若宿而至余於伯

屢困何舊怨也退而思之異日見我對曰吾以君為已知之矣
故入猶未知之也又將出矣事君不貳是謂臣好惡不易是謂
君君君臣臣是謂明訓明訓能終民之主也二君之蒲人狄人
餘何有焉除君之惡唯力所及何貳之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伊尹放太甲而卒為明主管仲賊桓公而卒為侯伯乾時之
役申孫之矢集于桓鉤鉤近於袿而無怨言佐相以終克成令
名君之德宇何不寬裕也惡其所大其能久矣君實不能明訓
而棄民主余罪戾之人也又何患焉且不見我君其無悔乎於
是呂甥冀芮畏懼納文公謀作亂將以己丑焚公宮公出救
火而遂殺之伯楚知之故求見公公懼遽出見之曰豈不如女
言然是吾惡心也吾謂去之伯楚以呂卻之謀告公公懼乘駟
自脫下會秦伯于王城告之亂故及己丑公宮火二子求公不

獲遂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慟卒 唐書

唐高力士從玄宗幸蜀還進開府儀同三司實封戶五百上皇
徙西內居十日為李輔國所誣除籍長流巫州力士方逃瘡功
臣閣下輔國以詔召力士趨至閣外遣內養授謫制因曰臣嘗
死已久天子哀憐至今日願一見陛下顏色死不恨輔國不許
肅宗寶應元年赦還見二帝遺詔北向哭歐血曰大行升遐不
得攀梓官死有餘恨慟而卒

秦翰誓以刺賊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有戰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倜儻有武
力以方略自任前後戰鬪身被四十九創李繼遷之未賓也翰
因使常出入其帳中無疑間嘗白太宗言臣一內官不足惜願

手刺此賊死無所恨太宗深嘉其忠

秦翰推誠得衆 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時累功加領平州團練使翰性溫良謙謹接
人以誠信群帥有剛狠不和者翰皆得其懽心輕財好施與將
士同休戚能得衆心皆樂為用

昭吉願洒掃陵寢 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入內副都知英宗即位之夕昭吉直
禁中翊衛有勞自文思副使超遷供備庫使康州刺史昭吉奏
曰臣本孤微無左右之舉而先帝知臣朴直自小官拔用至此
分當從葬今願得洒掃陵寢足矣帝愛其忠特授永昭陵使

李邦寧辭爵 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錢唐人初名保寧宋故小黃門也宋亡從瀛國

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警敏稱上意令學國書及諸蕃語即
通解遂見親任授御帶庫提點陞章佩少監遷禮部尚書提點
太醫院使成宗即位進昭文館大學士太醫院使帝嘗寢疾邦
寧不離左右者十餘月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邦寧
辭曰臣以奄腐餘命無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
涓高爵厚祿榮寵過甚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何敢當宰輔者
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臣惜如天下
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使大臣白其言于太后及皇太子
以彰其善

忠謹

忠心事君尤謹慎者

鄭衆一心王室後漢

鄭衆字季產為人謹敏有心幾章帝即位拜小黃門遷中常侍
和帝初加位鈞盾令時竇太后秉政后見大將軍竇憲等並竊
威權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衆獨一心王室不事豪黨帝親信
之及憲兄弟圖不軌衆遂首謀誅之以功遷大長秋策勲班賞
每辭多受少由是常與議事中官用權自衆始焉

趙默死奉皇太子北史

趙默字文靜沒入而為閹人有容貌恭謹小心賜爵睢陽侯累
遷選部尚書能自謹勵當官任舉頗得其人加侍中遷爵河內
公魏獻文帝將傳位京兆王子推訪諸群臣百官唯唯莫敢先
言唯源賀等辭義正直不肯奉詔獻文怒變色復以問默默對
曰臣以死奉戴皇太子獻文默然良久遂傳位孝文孝文立得
幸兩宮祿賜優厚

高力士謹密唐書

高力士馮盎曾孫也聖曆初嶺南討擊使李千里上二閣兒曰金剛曰力士武后以其疆悟敕給事左右坐累逐出之中人高延福養為子故冒其姓善武三思歲餘復得入禁中稟食司官臺既壯長六尺五寸謹密善傳詔令為宮闈丞玄宗在藩力士傾心附結已平韋氏乃啓屬內坊擢內給事

李神福謹恪不怠宋史

李神福太宗時授入內高品勤恪解上意未嘗少怠從征太原攻城之際往來梯衝間宣傳詔命即行在所帝好筆札神福每侍側多獲別本之賜及帝不豫朝夕左右躬侍藥膳神福性恭愿和易每為衛紹欽所詬罵皆引避不校在禁闈五十年稱為長者

世寧循謹無過宋史

世寧字靜之以入內黃門累遷昭宣使忠州團練使入內押班楊國公主寢疾哲宗欲夜出問訊世寧執言不可帝雖微忤卒為之改容再遷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至副都知世寧首知入內內侍省事禁中夜火使宿衛士撲滅之既定令自他途出蓋不欲使知宮省曲折也徽宗賞歎進感德軍留後世寧出入禁闈六十年循謹無過卒年六十七謚曰恭節

忠能

盡心于國尤能幹濟者

仇洛濟奏罷雜戶北史

仇洛濟生而非男魏太武帝用為給事黃門侍郎時禁網疏闊人戶隱匿漏脫者多東州既平綾羅戶人樂葵因是請採漏戶

供為綸綿自後逃戶占為紬綾羅縠者非一於是雜營戶帥遍於天下不屬守宰發賦輕易人多私附戶口錯亂不可檢括洛齊奏議罷之一屬郡縣

李寔射宮人見擢唐書

唐世宦者以忠謹稱者唯馬存亮西門季玄嚴遵美三人而已遵美父李寔為掖廷局博士大中時有宮人謀弒宣宗是夜李寔直咸寧門下聞變入射殺之明日帝勞曰非爾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終內樞密使遵美歷左軍容使嘗歎曰北司供奉官以勝衫給事今執笏過矣樞密使無廳事唯三楹舍藏書而已今堂狀帖黃決事此楊復恭奪宰相權之失也蓋疾時中官肆橫云後從昭宗遷鳳翔求致隱青城山年八十餘卒

李舜舉必欲見帝宋史

李舜舉字公輔世為內侍曾祖神福事太宗以信謹終始舜舉少補黃門仁宗使督工治金為器既成有羨數并上之帝嘉其不欺出為秦鳳路走馬承襲英宗立奏事京師會帝不豫內謁者止之宮門舜舉曰天子新即位使者從邊方來不得一見而去何以慰遠人謁者以聞亟召對帝意良悅

王守規擊鎖宋史

王守規仁宗明道年間為小黃門禁中夜半火守規先覺自寢殿至後苑皆擊去其鎖乃奉仁宗及皇太后至延福宮回視所經處已成煨燼翌日執政候起居帝曰非王守規導朕至此幾不與卿等相見以功遷入內殿頭選治京城水決汴河于公賈村決蒸河于四里橋水患以息加帶御器械積官至宣慶使康州防禦使內侍右班副都知卒年六十七贈昭武軍留後

中正援弓射賊 宋史

王中正字希烈補內黃門遷赴延福宮學詩書曆筭仁宗嘉其才命置左右慶曆衛士之變中正援弓矢即殿西督捕射賊悉就擒時年甫十八人頗壯之

劉惟簡立雨 宋史

劉惟簡宋仁宗時由入內黃門積官至昭宣使康州刺史高陽關路兵馬都監為入內押班英宗初立惟簡自河北來朝請對寢門內謁者難之獨引見皇太后惟簡立福寧殿下雨沾衣不退帝起坐幃中望見呼問曰諸路如汝者幾人何以獨來對曰陛下新即位臣來自邊塞未瞻天表不敢輒還不知其他帝歎曰小臣知所守如此識其姓名屏間他日神宗覽所題屏擢幹當延福宮自是蒙親信

忠義

盡心報國捐生合義考

王敬宣斷體 宋史

自周武帝克晉州後兵將軍有金節及殺身成仁者獨儀同此于苟生及破鄴赦至南充州苟生已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敬宣年十四五好讀書既為關寺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涕泣頰之推重其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搖服之每折一肢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

張承業竭忠 五代史

張承業唐昭宗時為晉李克用監軍後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

十餘年軍國之事皆委張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為多自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莊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為承業起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之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幣馬也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元行欽曰取紉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顧託之命誓雪家國之讎今日為王惜庫物而死死不愧於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

奮拳歐寶詰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反詭譎自容邪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枯酒之失且得罪太后願公飲此為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悞公已答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過承業第慰勞之天祐十八年唐莊宗已諾諸將即皇帝位張承業方且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曰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家國之讎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為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讎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

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敕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肩輿歸太原不食而卒

宋珪從帝死難 金史

宋珪為內侍驗頭哀宗失鷹鷄其大許杖之哀宗至歸德馬軍元帥蒲察官奴為變殺左丞李蹊參政石盞女魯歡以下從官三百餘人倉皇之際哀宗不得已以官奴權參知政事既為所制含恨欲誅之未能也及官奴往亳州珪陰與奉御吾古孫等謀誅之官奴自亳還哀宗御臨漪亭召參政張天綱及官奴議事官奴入見珪等即從旁殺之及其黨阿里合白進習顯及蔡城破哀宗自縊於幽蘭軒珪與完顏斜烈焦春和等皆從死

絳山愛君瘞骨 金史

完顏絳山哀宗之奉御也天興三年正月己酉蔡城破哀宗傳位承麟即自縊于幽蘭軒權點檢內族斜烈矯制召承御石盞氏近侍局大使焦春和內侍局殿頭宋珪赴上前曉以名分大義及侍從官巴良弼阿勒根文卿皆從死斜烈將死遺言絳山使焚幽蘭軒火方熾子城破大兵突入近侍左右皆走避獨絳山留不去為兵所執問曰汝為誰絳山曰吾奉御絳山也兵曰衆皆散走而獨後何也曰吾君終于是吾候火滅灰寒收瘞其骨耳兵笑曰若狂者耶汝命且不能保能瘞而君耶絳山曰人各事其君吾君有天下十餘年功業弗終身死社稷忍使暴露遺骸與士卒等耶吾逆知君輩必不遺吾吾是以留果瘞吾君之後雖寸斬吾不恨矣兵以告其帥奔盞曰此奇男子也許之

絳山乃擬其餘燼爨以弊衾瘞于汝水之旁再拜號哭將赴汝水死軍士救之得免後不知所終

邵成章不事二主 宋史

邵成章宋欽宗時內侍也高宗將即位奉乘輿服御至南京從幸揚州金人掠陝西京東諸郡黃潛善等匿不以聞成章上疏條具其罪帝怒除名南雄州編管侍御史馬伸言成章緣上書得罪久之帝思成章忠直召赴行在其徒忌之譖于帝曰邵九百來陛下無歡樂矣遂止之于洪州金人入洪州聞其名訪求得之謂之曰知公忠正能事吾主可坐享富貴成章不應脅之以威亦不從金人曰忠臣也吾不忍殺遺之金帛而去

忠厚

存心能愛人者

曹騰寬厚不伐 魏書

曹騰字季興少除黃門從官漢安帝永寧元年鄧太后詔黃門令選中黃門從官年少溫謹者配皇太子書騰應其選太子特親愛騰飲食賞賜與衆有異順帝即位為小黃門遷至中常侍大長秋在省闈三十餘年歷事四帝未嘗有過好進達賢能終無所毀傷其所稱薦若陳留侯汝邊韶南陽延固張溫弘農張奐潁川堂谿典等皆致位公卿而不伐其善蜀郡太守因計吏修敬於騰益州刺史种暠於函谷關搜得其牋上太守并奏騰內臣外交所不當為請免官治罪帝曰牋自外來騰書不出非其罪也乃寢焉奏騰不以介意常稱歎暠以為暠得事上之節暠後為司徒語人曰今日為公乃曹常侍恩也騰之行事皆此類也

忠言

忠正之言告於君者

寺人披以難告公 左傳

魯僖公二十四年晉文公入國呂甥卻芮畏僖將焚公宮而弑
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女
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
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對曰臣謂
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
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
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
豈唯刑臣公見之以難告二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
公宮火瑕甥卻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

高力士進諫 唐書

唐玄宗幸蜀袁思藝遂臣賊而高力士從帝進齊國公帝聞肅
宗即位喜曰吾兒應天順人改元至德不忘孝乎尚何憂力士
曰兩京失守生人流亡河南漢北為戰區天下痛心而陛下以
為何憂臣不敢聞

承業賀王 五代史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唐莊宗時為監軍時有盧質
者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侮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
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為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
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
也質因此獲免

守節進櫛 金史

潘守恒內侍也素稱知書南遷後規益甚多及哀宗自蒲城走歸德道次民家守恒進櫛曰願陛下還宮之日無忘此草廬中更加儉素以濟大業上聞其言懷惋咨嗟久之

直言

言無隱而正直者

力士言威權不可假人唐書

唐玄宗齋大同殿高力士侍帝曰我不出長安且十年海內無事朕將吐納導引以天下事付林甫若何力士對曰天子順動古制也稅入有常則人不告勞今賦粟充漕臣恐國無旬月蓄和糴不止則私藏竭逐末者衆又天下柄不可假人威權既振孰敢議者帝不悅

高力士知祿山反唐書

高力士玄宗時累加驃騎大將軍天寶中邊將爭立功帝嘗曰朕春秋高朝廷細務付宰相蕃夷不冀付諸將寧不暇邪力士對曰臣間至閤門見奏事者言雲南數喪師又北兵悍且疆陛下何以制之臣恐禍成不可禁其指蓋謂祿山帝曰卿勿言朕將圖之天寶十三年秋大雨帝顧左右無人即曰天方災卿宜言之力士曰自陛下以權假宰相法令不行陰陽失度天下事庸可復安臣之鉗口其時也帝不答明年祿山反

桀先帖木兒諫興作元史

元順帝詔濬大內河道以宦官同知留守桀先帖木兒董其役桀先帖木兒言自至正十一年以來天下多事不宜興作帝怒命往使高麗改命宦官答失蠻董之

守正

守法不失其正者

良賀實對後漢

良賀給事官掖為長秋丞清儉退厚位至大長秋漢順帝陽嘉中詔九卿舉武猛賀獨無所薦帝引問其故對曰臣生自草莽長於官掖既無知人之明又未嘗交知士類昔衛鞅曰景監以見有識知其不終今得臣舉者匪榮伊辱固辭之

紹欽請僧如願焚身宋史

衛紹欽太宗即位補內高品太平興國中江東有僧詣闕請修天台壽昌寺且言去歲願焚身以報太宗允其請命紹欽往督營繕既訖後遽積薪於廷請僧如願僧言欲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朝辭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

之者紹欽即促令躡薪上火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開道守正意

開悟人主之惑者

李邦寧陳祖訓元史

李邦寧字叔固初名休寧宋故小黃門也武宗立命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辭不敢奉詔帝嘗奉皇太后燕大安閣閣中有故篋問邦寧曰此何篋也對曰此世祖貯喪帶者臣聞有聖訓曰歲此以遺子孫使見吾朴儉可為華侈之戒帝命發篋視之歎曰非卿言朕安知之時有宗王在側遽曰世祖雖神聖然畜於財邦寧曰不然世祖一言無不為後世法一子奪無不當功罪且天下所入雖富苟用不節必致匱乏自先朝以來歲賦已不

足用又數會宗藩資費無筭旦暮不給必將橫斂培怨豈美事耶太后及帝深然其言太廟舊嘗遣官行事至是復欲如之邦寧諫曰先朝非不欲親致饗祀誠以疾廢禮耳今陛下繼成之初正宜開彰孝道以率先天下躬祀太室以成一代之典循習故弊非臣所知也帝稱善即日備法駕宿齋宮且命邦寧為大禮使禮成加恩三代

定國本

能安輔儲君之位者

高力士正言立長 唐書

唐玄宗初太子瑛庶武惠妃方嬖李林甫等皆屬壽王玄宗以肅宗長意未決居勿忽不食高力士曰大家不食亦膳羞不具邪帝曰爾我家老妪我何為而然力士曰嗣君未定邪推長而

立孰敢爭帝曰爾言是也儲位遂定

扶立儲君

能扶立嗣君以安國家者

孫程迎立濟陰王 後漢

孫程字稚卿安帝時為中黃門給事長樂宮時小黃門李閏江京中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及帝舅大將軍耿寶皇后兄大鴻臚閻顯共廢太子為濟陰王明年帝崩立北鄉侯為天子顯等遂專朝及北鄉侯病篤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渠名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護遂至廢黜若北鄉侯疾不起共斷江京閻顯事乃可成渠等然之又中黃門王康先為太子府史自太子之廢常懷憤歎又長樂太官丞王國並附同於程北鄉侯薨閻顯白太后徵諸王子簡為嗣未及至程遂與

王康等十八人聚謀於西鍾下皆截單衣為誓斬京安達舉刃
脅閏曰今當立濟陰王無得搖動閏曰諾於是扶閏起俱於西
鍾下迎濟陰王立之是為順帝帝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雲臺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收顯兄弟誅之詔封程等
是為十九侯

關禮扶立嘉王 宋史

關禮高宗朝官者孝宗淳熙末積官至親衛大夫保信軍承宣
使孝宗頗親信之後命提舉重華宮孝宗崩光宗疾不能執事
樞密趙汝愚等請建儲以安人心光宗御批又有念欲退閑語
丞相留正懼納祿去人心愈搖汝愚遣戚里韓侂胄因內侍張
宗尹以禪位之議奏太后太后曰此豈可易言明日汝愚
再遣侂胄附宗尹以奏未獲命而侂胄退與禮遇禮知其意問

之侂胄不以告禮指天自誓不言侂胄遂白其事禮即入宮泣
告太后以時事可憂之狀且曰留丞相已去所恃者趙知院耳
今欲定大計而無太皇太后之命亦將去矣太后驚曰知院同
姓也事體與他人異禮曰知院未去恃有太后耳今有請不許
計無所出亦惟有去而已知院去天下將若何太后悟遂命禮
傳旨侂胄以諭汝愚約明日太后垂簾上其事又明日嘉王入
行禪祭汝愚即簾前進呈御批太后遂命王即皇帝位尋除禮
入內內視省都知又差兼重華慈福宮承受充提舉皇城司遷
中侍大夫禮不以功自居乞致仕不許乞免推恩又不許南渡
後內侍可稱者惟邵成章與禮云

諫諍

以直言諫君之失者

宋珪直言金史

宋珪本名乞奴為內侍殿頭金宣宗嘗以元夕欲觀燈戲命乞奴監作乞奴諱語云社稷棄之中都南京作燈戲有何看耶宣宗微聞之杖之二十既而悔之有旨宣諭哀宗放鷄後苑鷄逸去勅近侍追訪之市中一農民臂此鷄近侍不敢言宮中所逸者百方索之農民不與與之物直僅乃得事聞哀宗欲送其人於有司乞奴從旁諫曰貴畜賤人豈可宣示四方哀宗惡其大訐又杖之尋亦悔賜物慰遣之

政事

以善治民者

樂巴定禮興學後漢

樂巴字叔元性質直學覽經典好道順帝時以宦者給事掖庭

補黃門令非其好也雖在官不與諸常侍交接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擢拜郎中四遷桂陽太守以郡處南垂不閑典訓為吏人定婚姻喪紀之禮興立校學以獎進之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政事明察

定亂

賊定禍亂者

昭吉以嚴重軍不為亂宋史

甘昭吉字祐之仁宗時遷內殿崇班京東路都巡檢齊州武衛小校馮坦率營卒二百突入州廳事欲為變昭吉單騎馳往戒所從將士操兵在外先獨見亂卒諭以禍福令首惡自贖衆疑沮不敢動已而操兵者皆入即共執十餘人告曰此誘我者也昭吉立殺之縱其餘去州以無事

平寇

能平寇賊者

李神祐破賊賜錦宋史

李神祐神福之弟也太祖開寶二年從征太原時有詔緣邊紅
衣軍儲車駕在潞州聞之且慮擾民令神祐馳驅止之時詔下
五日神祐一夕而及晉陽一日甲士既陣賊潛縱火焚梯衝
軍命神祐部衛兵為援斬賊甚眾餘悉潰去王師伐廣州隨軍
賞給劉錕平先部督藏之物赴京師及土寇周瓊等叛又副尹
崇珂討平之六年隨曹彬南征克關城擒偽將朱令贊命神祐
入獻捷書賜錦袍金帶

守英破賊賜錦衣金帶宋史

守英字德華太宗時知歷定州鎮定高陽關并代路兵馬

拓跋丹圍岢嵐軍守英與幹轄張志言知府州折惟昌帥所
以河抵朔州以牽賊勢遂破狼水砦俘數百人獲馬牛羊鎗
數萬計賊為解去賜錦袍金帶

繼恩平蜀寇宋史

王繼恩英果有戰功太宗淳化五年加昭宣使勾當皇城司李
順亂成都命為劔南兩川招安使率兵討之軍事委其制置不
從中覆管内諸州繫囚非十惡正賊悉得以便宜決遣二月命
馬步軍都軍頭王杲趣劔門崇儀使尹元由峽路分遣討賊並
受繼恩節度詔前軍所至其賊黨敢抗王師者即須殺戮如本
非同惡受制兇徒先被脅從今能歸順者悉釋其罪四月繼恩
由小劔門路入研石砦破賊斬首五百級逐北過青疆嶺平
州進破賊五千于柳池驛斬千六百級賊眾望風奔走殺戮兩

死者不可勝計又克閬綿二州五月至成都破賊十萬餘斬首
三萬級獲順及鎧甲僭偽服用甚衆朝議賞功中書欲除宣徽
使太宗曰朕讀前代史書不欲令宦官預政事宜徽使執政之
漸也止可授以他官宰相力言繼恩有大功非此任無足以為
賞典上怒深責相臣命學士張洎錢若水議別立宣政使序位
昭宣使上以授之進領順州防禦使

衛紹欽破賊遷職宋史

衛紹欽太宗淳化五年加崇儀副使李順之亂王師致討與王
繼恩同領招安捉賊事遇賊關學射山南又攻清水壩破雙流
賊砦招降數萬衆斬千餘級順死餘黨保險為寇又與楊瓊先
扼要路以邀之擒斬萬餘人獲器甲槍槊千餘遣別將曹冒領
兵捕餘賊于安國鎮斬二百級時嘉眉二州賊尚擾城郭又遣

宗班宿翰討之兩川平召還深被褒勞真宗嗣位拜官花

秦翰屢獲戰功宋史

秦翰字仲文真宗即位加洛苑使入內副都知咸平中河朔用
兵以為鎮定高陽關排陣都監敗契丹于莫州東追斬數萬盡
奪所掠老幼詔褒之徙定州行營鈐轄王均之亂為川峽招安
巡檢使時上官正與石普不協翰恐生事為曉譬和解之親督
衆擊賊中流矢不却五戰五捷遂克益州上手札勞問翼日進
至廣都斬首千餘級獲馬數千匹歸朝遷內園使領恩州刺史
出為鎮定高陽關前陣鈐轄又徙後陣破契丹二萬衆于威虜
軍西俘其鐵林大將等十五人又為邠寧涇原路鈐轄兼安撫
都監率所部按行山外召戎落酋帥諭以恩信凡三千餘帳相

率內附未幾康奴族拒命翰與陳興許均深入擊之斬級數千
焚其廬帳獲牛馬甚衆復與陳興曹瑋襲殺童埋軍主于武延
鹹泊川詔書加獎賜錦袍金帶白金五百兩帛五百匹景德初
車駕將北巡先遣翰乘傳往澶魏裁制兵要許便宜從事俄充
邢洺路鈐轄與大軍會德清軍張倚角之勢又召為駕前西面
排陣鈐轄管勾大陣翰即督衆環城浚溝洫以拒契丹功畢契
丹兵果暴至翰不脫甲胄七十餘日契丹乞和凱旋留泊澶州
月餘令率所部兵還京師加宮苑使入內都知

奉使

奉詞出使不辱命者

劉清潭結好唐書

唐肅宗崩代宗即位以史朝義未滅復遣中人劉清潭往回紇

結好且發其兵比使者至回紇已為朝義所誅曰唐荐有喪國
無主且亂請回紇入收府庫其富不貲可汗即引兵南寶應元
年八月也清潭齎詔至其帳可汗曰人言唐已亡安得有使邪
清潭為言先帝雖棄天下廣平王已即天子位其仁聖英武類
先帝故與葉護可汗收二京破安慶緒者是與可汗素厚且唐
歲給回紇繒綃豈忘之邪

好學

好尚文學者

王繼恩嗜學遼史

王繼恩睿知皇后南征繼恩被俘初皇后以公私所獲十歲已
下見容貌可觀者近百人載赴涼陘並使闡為豎繼恩在焉聰
慧通書及遼語擢內謁者內侍左廂押班聖宗親政累遷內庫

都提點繼恩好清談不喜權利每得賜賚市書至萬卷載以自
隨誦讀不倦每宋使來聘繼恩多充宣賜使後不知所終

善射

精於射藝著

守珍一發貫髻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習書史學兵家方畧善射
家僮過堂下一發貫髻人服其精

機變

臨事機有變通者

秦翰擒趙保忠宋史

秦翰字仲文太宗淳化四年補入內押班趙保忠叛命李繼隆
率師問罪翰監護其軍次延州翰慮保忠遁逸即乘驛先往矯

詔安撫以緩其陰計王師至翰又諷保忠以地主之禮郊迎因
並驅而出保忠遂就擒以功加崇儀副使

李神祐周虜給敵宋史

李神祐真宗時轉內園使邠州都監車駕北巡改天雄軍都監
子城內巡檢時北兵充斥道途阻蹇命神祐單騎諭密旨於諸
將敵騎數百忽至神祐乃周虜而呼者召伏兵敵懼而逃遂達
其命

伸枉

伸理人之冤枉者

守珍辨理冤民宋史

楊守珍字仲寶真宗時為入內黃門會許氏周繼宗為人誣告
與外夷交通干證者六十人解服遣守珍覆問悉辨理出之

工藝

能製物於世用者

蔡倫造紙後漢

蔡倫字敬仲漢和帝時為尚方令監作紙及諸器械其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編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天下咸稱蔡侯紙

越分感應

借越分限適值其異者

李邦寧臨祭風起元史

李邦寧字固叔從宋瀛國公入見世祖命給事內庭為書時大司仗尚服院事遂授丞相行大司農領太醫院事附金

禋大夫仁宗即位國學將釋奠致遣李邦寧致祭于文宣王殿視畢至位立殿戶方闕忽大風起殿上及兩廡燭盡滅燭臺底鐵鐫入地尺無不拔者邦寧悚息伏地諸執事者皆伏良久風定乃成禮邦寧因慚悔累日

異寵

得人主異常之寵者

李延年善歌前漢

李延年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延年善歌為新變聲是時漢武帝方興天地諸祠欲造樂令司馬相如等作詩頌延年輒承意核歌所造詩為之新聲曲絲是貴為協律都尉佩二石印綬而與上卧起其愛幸埒韓嫣

石顯貴倖傾朝前漢

石顯弘恭皆少坐法廢刑為中黃門以選為中尚書漢宣帝時
恭為令顯為僕射元帝即位恭死顯代為中書令是時帝被疾
不視事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精專可信事無小大因顯白
決貴倖傾朝百僚皆敬事顯顯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
深賊持詭辯以危法中傷人與中書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
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
印何累累綬若若邪顯內自知擅權柄恐天子左右有以間已
廼時歸誠取信嘗使至諸宮有所徵發顯先白恐後漏盡宮門
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
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笑以其書示之因泣曰陛下私
小臣任以事群下無不嫉妬欲陷臣事類如此非一唯獨明主
知之臣願歸樞機職受後官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

財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不憐之加厚賞賜及賂遺一
萬萬顯聞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士姍已使人致意諫
大夫貢禹深自結納因薦禹位九卿至御史大夫議者於是稱
顯以為不如譜望之美顯之設變詐以自解免取信人主者皆
此類也元帝崩成帝即位丞相御史條奏顯舊惡及其黨皆免
官顯與妻子徙歸故郡憂慙不食道病死

五侯驕橫 後漢

漢桓帝時宦者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以誅梁冀功同日封
侯故世謂之五侯自是權歸宦官朝廷日亂矣超薨賜東園秘
器棺中玉具贈侯將軍印綬使者理喪及葬發五營騎士將軍
侍御史護喪將作大匠起冢塋其後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
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 今人謂持兩端皆墮皆競起第宅樓

觀壯麗窮極伎巧金銀罽施於犬馬多取良人美女以為姬妾皆珍飾華侈擬則官人其僕從皆乘牛車而從列騎又養其䟽屬或乞嗣異姓或買蒼頭為子並以傳國襲封兄弟姻戚皆宰州臨郡辜較百姓與盜賊無異

徐龍駒過寵

南史

徐龍駒以奄人本給安陸侯後度東宮為齋師齊廢帝即位以後便佞見寵凡諸鄙黷雜事皆所誘勸位羽林監後閣舍人黃門署令淮陵太守帝為龍駒置嬪御妓樂常住含章殿著黃綸帽被貂裘南向按代帝畫敕內左右侍直與帝不異前代趙忠張讓之徒莫之能比

符承祖佞濁

北史

符承祖因事為閹人為文明太后所寵賜爵略陽公歷吏部尚

書加侍中知都曹事初太后以承祖居腹心之任許以不死之詔後承祖坐賊應死孝文原之命削職禁錮在家授悖義將軍佞濁子月餘遂死

高力士恩寵傾朝

唐書

高力士武后時為宮闈丞至睿宗先天中誅蕭岑等功為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於是四方奏請皆先省後進小事即專決雖洗沐未嘗出眠息殿帷中徵幸者願一見如天人然玄宗曰力士當上我寢乃安當是時宇文融李林甫蓋嘉運韋堅楊慎矜王鉷楊國忠安祿山安思順高仙芝等雖以才寵進然皆厚結力士故能踵至將相自餘承風附會不可計皆得所欲中人若黎敬仁林昭隱尹鳳翔韓壯牛仙童劉奉廷王承恩張道斌李大宜朱光輝郭全邊令誠等並內供奉或外監節度軍脩

功德市鳥獸皆為之使使還所哀獲動巨萬計京師甲第池園良田美產占者什六寵與力士畧等然悉籍力士左右輕重乃能然肅宗在東宮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為翁戚里諸家尊曰蒼帝或不名而呼將軍

高力士獲母受封

唐書

高力士幼與母麥相失後嶺南節度使得之瀧州迎還不復記識母曰曾有七黑子在否力士袒示之如言母出金環曰兒所服者乃相持號慟玄宗為對越國夫人而追贈其父廣州大都督延福與妻及力士貴時故在侍養與麥均金吾大將軍程伯獻約力士為兄弟後麥亡伯獻縗經受吊河間男子呂玄晤吏京師女國妹力士娶之玄晤擢刀筆吏以卿子弟仕皆王傅玄晤妻死中外贈賻送葬自第至墓車徒背相望不絕

姜皎蒙幸

唐書

姜皎長安中為尚衣奉御玄宗在藩邸皎識其非常委心事焉及即位召為殿中少監出入內陪燕私侍詔許與妃嬪連榻坐擊毬鬪雞呼之不名賜宮女廐馬珍物帝在殿廷翫一嘉樹皎盛贊之帝遽令徙植其家其蒙幸如此

魚朝恩專掌神策軍

唐書

魚朝恩陰黠善宣納詔令唐肅宗至德初監李光進軍京師平為三宮檢責使知內侍省事九節度圍賊相州以朝恩為觀軍容宣慰處置使觀軍容使自朝恩始史思明攻洛陽朝恩按兵陝東使神策將衛伯玉與賊將康文景等戰敗洛陽平代宗避吐蕃東幸衛兵離散朝恩悉軍奉迎華陰乘輿六師乃振帝德之更號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專領神策軍

竇霍分典禁兵 唐書

竇文場霍仙鳴者始並隸東宮事德宗未有名自魚朝恩死官人不腹典兵帝以禁衛盡委白志貞志貞多納富人金補軍止收其庸而身不在軍及涇師亂帝召近衛無一人至者惟文場等率宦官及親王左右從至奉天帝逐志貞并左右軍付文場主之興元初帝自山南還兩軍復完而帝忌宿將難制故詔文場仙鳴分總之竇霍權振朝廷帝置護軍中尉中護軍各二員詔文場為左神策護軍中尉仙鳴為右焦希望為左神策中護軍張尚進為右軍尉護軍錄是宦官盛矣

吐突承璀典兵 唐書

吐突承璀字仁貞憲宗立擢累左監門將軍繼封薊國公王承宗叛承璀揣帝銳征討因請行帝見其果敢自喜謂可任即

承璀為行營招討慶置使於是諫官李鄴及白居易等衆對曰英謂古無中人位大帥恐為四方笑帝乃更為招討宣慰使為御通化門慰其行承璀御衆無它遠畧為慮從史侮狎踰年無功賴中詔擿使執從史而問遣人說承宗上書待罪乃詔班師

要譽

要求名譽者

朴不花請地瘞故死者 元史

朴不花高麗人亦曰王不花皇后奇氏微時與不花同鄉里相為依倚及選為宮人有寵遂為第二皇后居興聖宮生皇太子愛猷識理達臘於是不花以閹人入事皇后者有年皇后愛幸之情意甚膠固累遷官至榮祿大夫資正院使資正院者皇后之財賦悉隸焉至正十八年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郡縣

皆被兵民之老幼男女避居聚京師以故死者相枕籍不花欲
要譽一時請于帝市地收瘞之順帝賜鈔七千定中宮及興聖
隆福兩宮皇太子皇太子妃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施者無
筭不花出玉帶一金帶一銀二錠米三十四斛麥六斛青貂銀
鼠裘各一襲以為費擇地自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
女異壙人以一屍至者隨給以鈔昇負相踵既覆土就萬安壽
慶寺建無遮大會至二十年四月前後瘞者二十萬用鈔二萬
七千九十餘定米五百六十餘石又於大悲寺修水陸大會三
晝夜凡居民病者予之藥不能喪者給之棺翰林學士承旨張
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

迎合

逢迎人主求合其意者

李邦寧揣意先史

李邦寧武宗時加大司徒尚服院使遙授丞相初仁宗為皇太
子丞相三寶奴等用事畏仁宗英明邦寧揣知其意言於武宗
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有子而
立弟者武宗不悅曰朕志已定汝自往東宮言之邦寧慚懼而
退仁宗即位左右咸請誅之仁宗曰帝王曆數自有天命其言
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為集賢院大學士以疾卒

女奴權

奸惡持國政者

趙高矯殺扶蘇立二世史記

趙高謀殺太子扶蘇乃與丞相李斯同議斯乃聽高高乃報胡
亥曰臣請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

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帥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為以不德罷歸為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為人子不孝其賜劍以自殺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為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君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

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

弘石諧害望之前漢

蕭望之為太子太傅宣帝寢疾拜前將軍受遺詔與史高周堪輔政望之堪數燕見言治亂陳王事選白宗室劉更生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上甚鄉納之初宣帝時宦官用事弘恭石顯久典樞機與高為表裏望之建白中書宜專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忤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史高及許史過失望之接待之後朋行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傍知我言狀望之以問恭顯顯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即挾朋及待詔華龍龍初以行污濺不進欲入堪等不納故二人相結恭顯令二

人告望之等欲罷高疏退許史候望之出休上之事下弘恭問
狀望之對曰外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
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訐大臣毀離親戚欲專權不忠誣上
不道請召致廷尉時元帝初即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可
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
皆叩頭謝上曰今出視事恭顯因使高言上新位既下九卿大
夫獄宜因決免於是詔赦望之等皆免為庶人而以朋為黃門
郎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天子方欲以為相會望之子伋上
書訟望之前事有司奏望之教子上書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
素高節不詘建白望之不悔過怨望歸非於上自託師傅懷終
不生非頗詘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上曰蕭
六傳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

亡所憂上可其奏顯等敕令召望之因令急發執金吾車騎馳
圍其第使者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為非天子
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好節士勸望之自殺於是望之仰
天歎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
鄙乎竟飲酖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傳

張讓趙忠專政後漢

張讓趙忠漢桓帝時為小黃門忠以與誅梁冀功封侯漢靈帝
時讓忠並遷中常侍封列侯與曹節王甫等相為表裏貴寵
兄弟弟布列州郡所在貪殘南宮災讓忠等說帝令飲天下田
畝稅十錢以修宮室發太原河東狄道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
郡部送至京師黃門常侍輒令譴呵不中者因強折賤買十餘

雇一因復貨之於宦官復不為即受材木遂至腐積宮室連年不成刺史太守復增私調百姓呼嗟凡詔所徵求皆令西園騶密約勅號曰中使恐勤州郡多受賕賂刺史二千石及茂才孝廉遷除皆責助軍修宮錢大郡至二三十萬餘各有差當之官者皆先至西園諧價然後得去有錢不舉者或至自殺其守請者乞不之官皆追遣之

曹節專政後漢

曹節字漢豐桓帝時遷中常侍奉車都尉建寧元年持節將中黃門虎賁羽林千人北迎靈帝陪乘入宮及即位以定策封長安鄉侯時竇太后臨朝后父大將軍武與太傅陳蕃謀誅中官節與長樂五官史朱瑀等十七人共矯詔誅武蕃等先是瑀等陰於明堂中禱皇天曰竇氏無道請皇天輔皇帝誅之令事必

成天下得寧既誅武等詔令太官給塞具

塞當為春通用報祠也

賜瑀錢

五千萬餘各有差熹平元年竇太后崩有何人書朱雀闕言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無有忠言者於是詔司隸校尉劉猛逐捕十日一會猛以誹書言直不肯急捕月餘主名不立猛坐左轉諫議大夫以御史中丞段熲代猛乃四出逐捕及太學游生繫者千餘人節等怨猛不已使熲以它事奏猛抵罪輸左校朝臣多以為言乃免刑復公車徵之節遂與王甫等誣奏桓帝弟勃海王悝謀反誅之以功封者十二人父兄弟皆為公卿列校牧守令長布滿天下

曹節誣害陽球後漢

曹節為中常侍靈帝時遷司隸校尉陽球既誅王甫復欲以次表曹節等乃勅中都官從事曰且先去大猾當次案豪古權門

聞之莫不屏氣諸奢飾之物皆各緘滕不敢陳設京師畏震時
順帝虞貴人葬百官會喪還曹節見磔甫屍道次慨然投淚曰
我曹自可相食何宜使犬舐其汁乎節直入省白帝徙球為尉
因求見帝叩頭願假臣一月必令豺狼梟梟各服其辜叩頭流血
殿上呵叱曰衛尉扞詔邪至於再三乃受拜後司徒劉劭與
球議收案張讓曹節等知之共誣白劭等遂收球送洛陽獄
誅死妻子徙邊

田令孜肆行不軌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唐僖宗時擢左神策中尉進左金吾衛上將軍
兼判四衛事令孜以王鐸為儒臣且無功而首謀召沙陀者楊
復光也欲歸重北司故罷鐸都統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
已故薄其賞自謂帷幄決勝繫王室輕重出入倨甚會復光

死大喜即罷復恭樞密使中人曹知愨者富家子頗沈鷲賊在
長安知愨以清濁二谷之人倚山為屯不屈賊陰教士卒變衣
服言語與賊類者夜入長安攻賊營賊大懼帝聞賜紫金擢內
常侍聞帝將還因大言我且擁衆大散關下閱群臣可歸者納
之令孜謂然密令王行瑜以邠州兵度嵯峨山襲殺其衆由是
益自肆

田令孜禁制僖宗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事僖宗為左金吾上將軍兼判四衛事封晉國
公禁制天子不得有所主斷帝以其專語左右輒流涕

田令孜矯詔害昭圖唐書

唐僖宗遷蜀與田令孜獨保東城自守群臣不得見左拾遺孟
昭圖請對不召因上疏極陳君與臣一體相成安則同寧危則

共難昔日西幸不告南司故宰相御史中丞京兆尹悉碎于賊
唯兩軍中尉以扈乘輿得全今百官之在者率冒重險山百死
者也昨昔黃頭亂火照前殿陛下唯與令孜閉城自守不召宰
相不謀群臣欲入不得求對不許且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
非北司之天下陛下固九州天子非北司之天子北司豈悉忠
於南司廷臣豈無用於敕使文宗時宮中突左右巡使不到皆
被顯責安有天子播越而宰相無所豫群司百官棄若路人已
事誠不足諫而來者冀可追也疏入令孜匿不奏矯詔貶昭圖
嘉州司戶參軍使人沈于幕願津初昭圖知正言必見害謂家
隸曰大盜未殄宦豎離間君臣吾以諫為官不可坐觀覆亡疏
入必死而能收吾骸乎隸許諾卒葬其尸朝廷痛之

楊復恭擅權專書

楊復恭初為樞密使昭宗立加金吾上將軍復恭以諸子為州
刺史號外宅郎君又養子六百人監諸道軍天下威勢舉歸其
門守立為天威軍使本胡弘立也勇武冠軍人畏之帝欲斥復
恭懼為亂乃好謂曰卿家諸子安在吾欲令衛殿內復恭以守
立見帝賜姓李名順節使掌六軍管鑰光寵甚號勢鈞遂與復
恭爭恨相中傷暴發其私復恭常肩輿抵太極殿宰相對延英
論叛臣事孔緯曰陛下左右有將反者帝矍然緯指復恭復恭
曰臣豈負陛下者緯曰復恭陛下家奴有肩輿至前殿廣樹不
逞皆姓楊非反邪復恭曰欲收士心輔天子帝曰誠欲收士心
胡不假李姓乎復恭無以對會緯出守江陵乃使人劫之長樂
坡斬其旌節貲財皆盡緯僅免復恭子守貞為龍劍節度使守
忠洋州節度使皆自擅貢賦上書訕薄朝政

文展謀去諸將 五代史

前蜀主王建晚年多內寵賢妃徐氏與妹淑妃皆以色進專房
用事交結宦者唐文展等干與外政建年老昏耄文展判六軍
事無大小皆決文展及建疾以兵入宿衛謀盡去建故將故將
大臣聞建疾皆不得入見久之養子王宗弼等排闥入言文展
欲為變乃殺之

童貫權傾中外 宋史

童貫少出李憲之門性巧媚自給事官掖即善策人主微指先
事順承徽宗立置明金局于杭貫以供奉官主之始與蔡京游
京進貫之力也後平臘進太師貫握兵二十年權傾一時奔走
期會過於制敕嘗有論其過者詔方劾往察劾一動一息貫悉
得之先密以白且陷以他事劾反得罪遂死貫狀魁梧偉瞻

下生類十數皮骨勁如鐵不類閩人有度量能練財
此類以下皆獻餉結納左右婦寺譽言日聞寵煽翕
新運成市岳牧補弼多出貫門斯養僕園官諸使者至數百
窮姦稔禍流毒四海雖趙不償責也

專權 專擅朝政者

李輔國決事 唐書

李輔國本名靜忠以閹奴為閑廐小兒貌儇陋畧通書計肅宗
時九四方章奏軍符禁寶一委之常上銀臺門決事置察事聽
兒數十人吏雖有秋毫過無不得得輒推訊州縣獄訟三司制
効有所捕逮流降皆私判臆處因稱制敕然未始聞上也詔書
下輔國署已乃施行群臣無敢議出則介士三百人為衛貴幸

至不敢斥官呼五郎李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五父

程元振總禁兵唐書

程元振肅宗時少以宦人直內侍省張皇后謀立越王元振見太子發其姦與李輔國助討難立太子是為代宗拜右監門衛將軍知內侍省事帝以藥子昂判元帥行軍司馬固辭乃以命元振封邠國公盡總禁兵不踰歲權震天下

魚朝恩排陷執政唐書

魚朝恩代宗時為中常侍好引輕浮後生廈門下講五經大義作文章謂才兼文武微伺誤寵永泰中詔判國子監始詣學詔宰相常參官六軍將軍悉集京兆設食內教坊出音樂俳優宴大臣子弟二百人朱紫雜然為附學生列廡次又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每視學從神策兵數百京兆尹黎幹率錢勞從

才一費數十萬而朝恩色常不足帝詔會群臣計事朝恩怙貴誕辭折愧坐人出其上者雖元載辯彊亦拱默唯禮部郎中相里造殿中侍御史李衍酬詰往返未始降屈朝恩不憚黜衍以動造又謀將易執政以震朝廷乃會百官都堂且言宰相者和元氣輯群生今水旱不時屯軍數十萬饋運因竭天子卧不安席立木何以輔之不退避賢路默默尚何賴乎宰相俛首坐皆失色

楊復恭擅朝政唐書

楊復恭字子恪本林氏子楊復光從兄也父玄翼唐懿宗咸通中領樞密世為權家復恭畧涉學術監諸鎮兵龐勛亂戰有功自河陽監軍人拜宣徽使擢樞密使黃巢盜京師田令孜顯威福斷喪天下中外莫敢亢惟復恭屢與爭得失令孜怒下遷飛

龍使復恭乃卧疾藍田僖宗出居興元復為樞密使制置經略多更其手車駕還遂代令孜為左神策中尉六軍十二衛觀軍容使封魏國公實戶八百賜號忠貞啓聖定國功臣帝崩定策立昭宗賜鐵券加金吾上將軍稍攘取朝政帝嘗曰朕不德爾援立我矣當減省侈長示天下我見故事尚衣上御服日一襲太常新曲日一解今可禁止復恭頓首稱善帝遂問游幸費對曰間懿宗以來每行幸無慮用錢十萬金帛五車十部樂工五百犢車紅網朱網畫香車百乘諸衛士三千凡曲江温湯若畋獵曰大行從宮中苑中曰小行從帝乃詔類減半於是宰相韋昭度張濬杜讓能等為帝言大中故事抑宦官不假借帝亦稍厭復恭橫恣王瓌著惠安太后弟求節度使帝問復恭對曰產祿傾漢三思危唐后族不可封拜陛下誠愛瓌任以它職可也

不宜然外藩思自強不可制帝乃止瓌聞怒甚至禁中見復恭語辱之遂居中任事復恭不欲分已權白為黔南節度使道興元而兄子守亮方領節度除勒利州刺史覆瓿舟于江宗屬賓客皆死以舟自敗閣帝知復恭謀錄是漢街之

田令孜請帝幸蜀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本陳氏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擢為左神策軍中尉始帝為王時與令孜同計起故政事一委之而帝荒酣無檢發左藏齊天諸庫金幣賜伎子歌兒者日鉅萬國用耗盡令孜語內園小兒尹希復王士成等勸帝籍京師兩市蕃旅華商賈賣舉送內庫使者監閤櫃坊茶閣有來訴者皆杖死京兆府令孜知帝不足憚則販鬻官爵除拜不待旨假賜緋紫不以聞百度崩池內外垢玩既所在盜起上下相掩匿帝不及知是

時賢人無在者惟佞鄙者貪相與備員偷安噤默而已左拾遺侯昌蒙不勝憤指言豎尹用權亂天下疏入賜死內侍省宰相盧攜素事令孜每建白必阿意倡和初黃巢求廣州願罷兵攜欲寵高駢使有功不聽賊因又易置關東諸節度賊乘之陷東都令孜急歸罪攜奉帝西幸步出金光門至咸陽沙野軍十餘騎呼曰巢為陛下除姦臣乘輿金西秦中父老何望願還宮令孜叱之以羽林騎馳斬即以羽林白馬載帝晝夜馳舍駱谷時陳敬瑄方節度西川令孜死也故請帝幸蜀

搆亂 結搆為亂者

中行說離間漢廷史記

孝文帝時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復遣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傳公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行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輒曰漢使無多言顧漢所輸匈奴繒絮米粟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已矣何以為言乎且所給備善則已不備苦惡則候秋孰以騎馳蹂而稼穡耳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田令孜迫脅天子 唐書

田令孜字仲則歷小馬坊使唐僖宗即位以其為王時與令孜因卧起政事一委之及黃巢陷京師帝幸蜀令孜護駕至成都進為左金吾衛上將軍封晉國公則平令孜以召沙陀李克用破賊者楊復光之功也以復光功第一又忌復光且逼已赦薄其賞奮復光死大喜由是以自肆天子不得有所主復光部將盧晏弘王建等以八都衆二萬取金洋等州進攻興元節度使

牛頊奔龍州晏弘自為留後以王建及張造韓建等為部刺史
帝還懼見討引兵走許州王建率義勇四軍迎帝西縣復以建
及韓建等主之號隨駕五都令孜以復光故纔授諸衛將軍皆
養為子別募神策新軍以千人為都凡五十四都分左右為十
軍統之又遣親信覘諸鎮不附已者以罪除徙養子匡祐宣尉
河中王重榮厚為禮匡祐傲甚舉軍怒重榮因數令孜罪責其
無禮監軍和解乃去匡祐還訴令孜且勸圖之令孜白以兩鹽
池歸監鐵使即自無兩池權鹽使重榮不奉詔表暴令孜十罪
令孜自將討重榮率邠寧朱玫鳳翔李昌符合郾延靈夏等兵
凡三萬壁沙苑重榮說太原李克用連和克用上書請誅令孜
玫帝和之不從大戰沙苑王師敗玫走還邠州與昌符皆耻為
令孜用還與重榮合神策兵潰還略所過皆盡克用逼京師令

孜計窮乃焚坊市劫帝夜啓開遠門出奔自賊破長安火宮室
舍廡什七後京兆王徽葺復粗完至是令孜唱曰王重榮反命
火宮城唯昭陽蓬萊二宮僅存王建以義勇四軍扈帝夜亂牢
水遂次陳倉克用還河中玫畏克用且徧與重榮連章請誅令
孜而駐鳳翔令孜請帝幸興元帝不從令孜以兵入寢殿逼帝
夜出群臣無知者宰相蕭遘等皆不及從玫勸興元節度使石
君涉焚閣道絕帝西意遘與令孜劫質天子生方鎮之難使玫
進迎乘輿玫引兵追行在敗興鳳楊晟車帝次梁洋稍引而南
玫兵及中營左右被剽戮者不勝計令孜懼人圖已蒙面以行
使王建長劍五百清道囊傳國璽授之次大散關道險澀帝危
及難數矣分軍守靈壁充追兵玫長驅躡帝帝以閣道踐走他
道困甚枕王建膝且寐覺而飯僅能至興元玫重榮表誅令孜